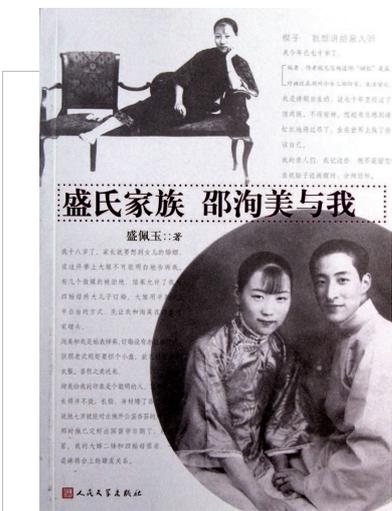


邵洵美和一幅素描

■楼乘震



▲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忆录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安格尔素描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美术的诞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吸引了无数观众，85件来自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卢浮宫博物馆的藏品让中国观众大饱眼福。同时，还有一件上海博物馆所藏、从未展出过的素描人物画稿也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这件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的作品描绘了一位健硕的男性背身人体，结构精准、线条洒脱、层次丰富、质感细腻。据新闻稿和现场导览介绍，这幅作品经徐悲鸿、颜文樑、张充仁等艺术家鉴定为安格尔真迹，并认为属于安氏早年于罗马学习期间的习作。但是却说：“这幅作品几经易手，辗转流落到纽约，于1946年被邵洵美在纽约一家著名古画商店购得，并带回中国。”笔者对此有疑，就专门查阅了资料并访问了邵洵美的女儿——

已有88岁但仍在为整理出版父亲的遗著不懈努力的邵绍红，发现此报道与事实出入较大。邵洵美是盛宣怀的外孙，因他被过继给伯父邵颐，而邵颐的原配夫人是李鸿章的嗣女，所以他又是李鸿章的外孙。他的夫人是他的大表姐、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邵洵美家境阔绰，1924年冬，18岁的他去英国伦敦留学，后又转去法国巴黎学绘画，在巴黎结交了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等好友。当时，徐悲鸿发现了安格尔(旧译盎格尔)的这幅画，认为是真迹，但苦于囊中羞涩而无法买下，于是推荐给沈旭庵。盛佩玉在回忆录《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第七十二页这样写道：“他在法国巴黎买了一张盎格尔的素描，是一张裸男背面侧坐像，画家签名在画的背面。我看不懂有什么好，他也并不稀奇。他说这是悲鸿在画廊发现的，他鉴定为真迹，但悲鸿没有

钱，劝沈旭庵买下。但之后，沈也需要钱花，就转让给了洵美。”1931年的《时代画报》第二卷第三期的“欧洲名画真迹”专辑中刊图介绍了这幅画，徐悲鸿在配文中写道：“此幅吾在巴黎Soimo路某画肆中发现，为安早年居罗马时画稿。索价不昂。安之素描人像，七八方纸，动辄五六万法郎。时吾最穷，不克自致，因劝旭庵购之。中国有安画，此为纪元。庚午冬始悲鸿。”邵洵美购下此画花了多少钱？说法不一，有说2000银元，有说1000银元。盛佩玉在回忆录中写道：“1926年5月，他回国背了两大皮箱外文书和一幅画，其他都没有，所以连我当时也没有拿到礼物。直到结婚后，他才将那幅盎格尔的画送给了我。”盛佩玉回忆录和邵绍红著《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中都有记载：当时，家中的墙上一直挂着此画，1937年“八·一

三”事变，日寇首先侵占杨浦区，邵洵美携全家放弃杨浦的家和印刷厂，仓促逃往法租界的亲戚家避难。事后，他的女友、美国作家项美丽以家和印厂是她的为由，带着十几位白俄工人开着卡车几次过外白渡桥，到平凉路的印厂和临潼路的家中，拆搬印刷机和家具等财物。见家中贵重财物已被抢掠一空，几幅古画被撕碎，结婚时来贺喜的徐悲鸿、刘海粟、常玉、江小鹤等人画的画以及有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戈公振等签名的签名册也不知下落(2002年9月出现在嘉德拍卖会上)，唯独此画仍挂在墙上。项美丽知道这画是邵洵美给盛佩玉的结婚信物，意义不凡，就带回交给邵洵美。1946年，邵洵美受国民政府委派赴美采购电影器材时，携此画同往，目的是想把此画出手，但到纽约几个古董行询价后，不合心意，于是又带回。上世纪50年代，邵洵美不再

搞出版，以翻译为生，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一些值钱的东西，但这幅安格尔的画却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曾说：“剩下那幅盎格尔作的素描，一直舍不得。也因为出自名家手笔，不好估价。当年画家沈良押给我，也有1000元呢。我倒不在乎拿到几钿，而是感到自己现在把一件心爱的东西变卖，像是很对不起一位老朋友！”他曾抵押给好友王述之，借得人民币500元。(邵绍红《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后在周扬、石西民等领导的关心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一度每月预支稿费给邵洵美，但后来停了。施蛰存先生也曾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出50元相助，但后来施先生也自身难保。1966年，邵洵美担心此画放在家里不保险，于是他就让家人仔细包好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为防路上意外，还特地雇了三轮车。出版社听明原因，同意

代为收藏下来。(林洪《海上才子邵洵美传》)邵洵美同时还附上一纸说明：“按此画乃法国16-19世纪画家盎格尔INGRES(签名在画背，系铅笔字，千万请勿损污秽!)真迹。1946年我在纽约时，曾有五十七条街及五条街相近一家著名古画商店，估价美金8000元，并愿以5000美金立刻成交。我不忍脱手，原件携归。”(李俊杰《邵洵美和盎格尔》)

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当时住在南京女儿邵绍红处，听到消息后曾多次写信，请在出版社工作的女婿、翻译家方平向单位询问此事，答复是已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于是她们也就放心了。可惜这些往来信件都早已被毁。晚年的盛佩玉一直想回上海，一直想念着那张画。邵洵美于1968年5月病逝，盛佩玉已于1989年9月24日去世。邵洵美的这一纸说明，邵绍红也是读到2009年第三期《上海文博论丛》上李俊杰的《邵洵美和盎格尔》一文才知，此文透露1967年在徐家汇天主堂北侧的上海文物清理小组的一位工作人员整理中偶然发现了这张字条，才把这幅名画从废纸堆里捡了回来。此文同时透露，在1977年发还抄家物资时，上博已向家属购得此画作为藏品。

在佩服父亲对艺术品如此热爱，即使在那种动乱惶恐的年代还竭尽全力保持藏品的完好无损之余，邵绍红又很纳闷，明明是父亲自己交给单位请求保管的艺术珍品，怎么会出现在抄家物资废纸堆里呢？要不是那位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此画也许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邵绍红感谢李俊杰先生披露了这个过程，但同时又指出李文有些失实。邵洵美与安格尔的这幅素描的来龙去脉，其中的秘密也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了。

中国的文人大多喜爱饮茶一道，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也不时会谈到关于“茶”的内容。这里我们不妨随手俯拾一二。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里就有一篇《喝茶》。他首先谈到茶在中国的普遍性：“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惟茶是尚。茶字，形近于荼，声近于檀，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人相逢，辄问讯‘喝茶未？’茶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而在谈到茶叶的繁多品种时，梁先生说：“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盅，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侍先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高峰风壑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进藕粉一碗，四美俱全。正是‘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鲁迅先生也喜好喝茶，自小就养成喝茶的习惯，因为浙江出绿茶，所以鲁迅以喝绿茶为主，尤喜龙井。在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到茶庄购茶的记载，还经常呼朋唤友，同去茶馆、茶室饮茶，议事，聊天。他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

欢，还是绿茶好。”他还与乃弟周作人都写过同题“喝茶”的散文。鲁迅在文章里说：“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这说明，喝茶的效果如何，与茶具、环境和喝茶人的心境状态都有很大的关系。

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他还说“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

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汪曾祺先生曾写有一篇《泡茶馆》，谈的是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生活情景。他写道：“‘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他还谈到有一位姓陆的同学，从早到晚，一直泡在茶馆里，喝茶，读书，汪先生称他为“泡茶馆的冠军”。写到这里，我想到我的家乡苏州和上海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叫“孵茶馆”，用老母鸡孵小鸡的“孵”字来形容，也是非常传神的。

老舍先生有一篇《戒茶》的文章，别有异趣。他说：“我是地道的中国人，咖啡、寇寇、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戟，淡淡的相

依；茶是女性的。”这篇文章写于1944年9月，由于当时物价飞涨，老舍人不敷出，不得不戒了酒，戒了香烟，最后还得戒茶。“茶本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卅元一兩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六十元一兩可以不出咸味，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六十元一兩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长一倍呢！”“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子鸡皮疙瘩！”

当代作家高洪波写过一篇《茶道》，是写他在北京老舍茶馆里饮茶的一番经历，也值得一读：“茶馆里古色古香，正中有一座小舞台，面对茶客们的是这么两句话：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刚坐定，一位穿着红色旗袍的姑娘娉娉婷婷地走来，斟茶，摆筷，又送上几碟小吃物，然后自然是聊天。小舞台上突然站上一位汉子，伶牙俐齿，原来是助兴节目的报幕员。他说道：今天是阴历的三月三，老话说是会神仙的日子，我们一批演员借小舞台向朋友们展现一下民族艺术的珍品……于是，我们相继看到了古彩戏法，听到了相声、京韵大鼓、北京琴书、三弦、河南坠子、京剧清唱，上台表演节目的有魏喜奎、关学增等名家，可谓异彩纷呈，争奇斗艳。”

读读这些文人学者谈茶的文章，是一件多么有趣味的事啊！

文人“茶”语

■沈鸿鑫